

運動知識的本質探究

——從《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一書的邏輯出發

周育萍*

摘要

科學時代裡，「科學」一詞儼然成為代表合格知識的標章。然而，在規格化標章背後，究竟代表了何種意義？博藍尼 (Michael Polanyi) 在《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一書中對於科學知識本質的探究開啟本文反省的源頭。

文章脈絡首先著重在對文本重要概念的詮釋——在知識性質上看見默會與明確知識的區分；在知識本質上看見人對知識之「信」，才是使其得以流通於社會的主要關鍵；從人的致知活動與生命歷程中，省視可逆與不可逆的知識內涵。

接續，結合文本主要概念與現象直觀方式反省、探究運動知識本質——從不可分析與可分析的知識內涵出發，說明體驗展現與思考推論的根本差異性；從運動現象直觀中，指出身體主體知識是運動領域知識的主要特色；從生命整體角度考量發現，不論是運動實踐或運動知識研究都蘊含著當事者的藝術經驗，某種含混、關鍵而又無法分析的實存體驗。

關鍵詞：博藍尼 (Michael Polanyi)、個人知識、運動知識、身體主體

* 作者周育萍為國立臺灣師範大學體育研究所博士班學生。E-mail: yuping61@yahoo.com.tw

The Inquiry of the Knowledge in Sports: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 Knowledge

Yu-Ping Chou *

Abstract

The aim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flect what the inh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knowledge in Sports are. According to the viewpoints of Michael Polanyi, the human knowledge is not only limited to the explicit knowledge but also depends on the tacit, unanalyzable knowing. Inspired by this “calling”, I firstly tried to classify the knowledge in Sports into the unanalyzable and analyzable parts, and then point out that the body “knowing” is an un-replaceable characteristic in Sports domain. The body in Sports is un-hidden and un-ignored, differentiated from in the daily life. It is the focus of our awareness, and through its acting presentation we will build up the unique knowing in the situation. The knowing, gotten from the practical experience, became the most specific knowledge in Sports. Besides of that, the final part of this article is to reconsider the knowledge from the life point. Something is irreversible in the process of knowing although we can grasp some reversible parts as the able testified knowledge. Any knowing is not isolated. It must be connected to the history of people and concepts. That reminds the people who tried to research the phenomena in Sports that the inquiry should not be narrowed on the organic examinations, but needed to explore its boundary from the existential position.

Key words: knowing,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body experience, Sports

* Yu-ping Chou, Ph. D. student, Department of Physical Education, National Taiwan Normal University.

一、前言

在現代人的生活裡，「科學」彷彿像是知識的正字標記、一種價值判斷的最終指標，所謂的「科學鑑定」、「科學辦案」等名詞，或者是「經科學研究證實……」、「這是有科學根據的……」等語調，在生活中處處可見，似乎不斷地在告訴我們，只要貼上科學標籤——透過科學程序所建立的知識，就代表著文字背後具有令人可以相信的事實。

運動領域的研究取向，無法例外的，也依循在這樣的傳統科學模式，崇尚著某種科學知識信仰¹的潮流。在所謂的運動自然科學領域，如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甚至是運動心理學等方面致力於「標準作業程序」、愈來愈精緻的儀器發明和使用、規格化的數據解讀；而即便是在所謂的運動人文領域研究方面，似乎也無法全面擺脫這股魔咒，不管在文章結構或者是論述文字的筆調都必須強力塑造為「客觀」、「一致性」、規格化等的包裝作業。然而，這種的研究模式表面上看來像是朝向追尋事實的路途，卻隱約讓人感受到與「真實運動世界」愈離愈遠，例如，鑽研在實驗室裡的數據，採用更「精密」儀器，以追求更「準確」的數據，而忽略實際運動場上的真實現象或經驗知識。

探究產生這種間距的根本源頭，有很大部分在於一種對「知識想像」的基礎——知識，彷彿就該符合客觀的、普遍的、中立的理想標準，研究者必須置身其外，以一種超然的角色，「公正」的態度來判讀研究數據，解釋研究成果與發現。只是如果我們仔細反省，在整個研究過程中，從研究議題的確定、相關文獻選讀、實驗進行過程和最後的統計結果判斷，有

¹ 這種全然的科學價值信奉，不也像是一種信仰嗎？從科學論述之中，尋找一種精神滿足。

那個階段，是可以不透過「人」來判斷、做出決策的？既然是凡人（而不是神），我們又如何能自許為超然、公正呢？事實上我們每個人都受限於成長環境、經驗、教育歷程等因素的影響，而有不同信念和視域²，如此一來，把知識定位為一種絕對普遍的客觀存在，似乎是一種人類理想神話的變異展現³。

博藍尼（Michael Polanyi）在《個人知識——邁向後批判哲學》（*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s a Post - Critical Philosophy*）一書中，提出了這樣的思維反省。所有的知識都是個人的，知識並不是一種事實的斷言（assertion），而是一種信託（fiduciary）。⁴任何知識體系都不是固定的、不變的，它具有被改造、被推翻的可能，我們之所以認為某件事是真的，是因為我們大家普遍都如此相信的緣故，如果那一天我們的想法改變了，價值也可能隨之改變⁵。這種知識觀點，表面上顛覆了我們對傳統知識認識的根基，實際上卻鬆綁了我們對客觀知識想像的束縛，從而創造一種更符合實際面（reality）的知識典範。

本文即是從這樣的體認出發，一方面企圖透過自己對《個人知識》一書中某些概念與思想邏輯的再詮釋，展現我與 Michael Polanyi 之間的對話成果；一方面，也希望從個人所處的角度出發，進一步反省運動世界的知識本質與價值。擬分為四部分：一、前言：說明本文意旨與探究方向；二、知識的本質：以對 *Personal Knowledge* 一書的閱讀詮釋為根基，將論述焦

² horizon, 「視域是人在他歸屬的局部世界裡的所有理解。這個世界就像是地圖，人就歸屬於地圖裡的某個位置」，取自於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1），137。

³ 這裏意指，人類渴望追求某種永恆特質——理想的、不變的，如同神話一般的美好，不會受到日常生活或自然過程所削減的鞏固特性。

⁴ ““I believed that in spite of the hazards involved, I am called upon to search for the truth and state my Finding.” This statement, summarizing my fiduciary programme...”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299.

⁵ 例如，從相信地心說（托勒密系統）轉變為信任日心說（哥白尼革命）。

點集中在 Polanyi 對人類知識的根本探究，並進一步提出個人由其論述中，所得到的某種知識想像質變；三、運動知識的本質探究，結合上一節的知識本質論述與現象直觀反省，探究運動領域知識特性，重新反省運動知識與研究價值與方向；四、結語。

二、知識的本質

知識是什麼？當我們把知識視為是外在於自己的事物時，它似乎變成是一種可以掌握、操控、推算……的物質；然而，知識本身卻是看不見也摸不到的存在，它是透過「表現」(expression)，才能讓人「看見」它的存在。例如，透過書籍、文字的理解，我們才能進入別人的思想；而這其中，我們須要透過「致知」(knowing) 行動的鑰匙，才得以開啟生命的知識探索。

知識是什麼？這顯然是個大問題。或許也是個難以解釋清楚的問題。這裡牽涉到了整個人類文化發展的過程、思想的歷史傳承與變動等大議題。而本文主要把關注停留在我們是如何得知事物的？亦即我們人類是如何認識(知道)、如何理解自己與事物、人或環境之間的關係。擬將論述分成「二種知識」、「個人和知識」、「可逆與不可逆」等三部分來做陳述。

(一) 二種知識

我們究竟是如何知道事物的？人類在智識的發展上，和動物相同的是什麼，和其不同的又是什麼？在認識事物的過程裡，我們是如何形成知識界域？這些提問，觸及到人類形成知識的根本。

Michael Polanyi 在 *The Study of Man* 一書中提到，人類的知識有二種型態：第一種是明確知識 (explicit knowledge)，亦即那種傳統上所認為

的知識，如文字、地圖或數學公式等；第二種則為默會知識（tacit knowledge），亦即一些未形式化的「知」，例如一些實作經驗，無法言傳的細節部分。在傳統知識觀念裡，只有第一種知識才是知識，因為其可以透過批判來檢驗其真偽；相反的，第二種知識，則像是隱含在親身經歷的默然之知，缺乏公開、客觀等明確知識的特徵，因而應該被排除掉⁶。但 Polanyi 力圖顛覆這樣的觀念，他說，

默會之知是所有知識的主要原則⁷。

知識的個人默會係屬在明確知識的領域裡，也扮演著支配角色，時時在人類有能力去獲得或掌握知識的任何階段，都有默會的存在⁸。

這裡提出了某種秩序的翻轉。傳統中，探究科學知識所要求的標準——研究者必須將自己的經驗或感受排除在外，以減少誤差，然而在 Polanyi 看來，這些默會之知卻是使明確知識成為可能的先決條件。究竟他的立論點為何呢？我們可以從兩方面來看：

首先，和一般生物一樣，我們藉由探索、觀察、體驗⁹來認識環境。不需要語言為中介，即有適應環境、累積「某種知識」的能力，這些隱然的知識，即是生命經驗的點滴，在生活中默默作用著。

另外，有別於動物，人類建構了一套語言系統，讓許多的經驗符號化，得到系統地傳承和交接。表面上看來，語言有特定的文法和意義內容，然而實際上，這些符號的運作必須在某種默會氛圍中，才得以進行、作用。例如，當我說「是」時，聽（讀）者，必須意會「是」的意義，而非「是」

⁶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9), 13-16.

⁷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13.

⁸ Michael Polanyi, *The Study of Man*, 25.

⁹ 分別指 Polanyi 提出的三種動物學習型態：Trick learning, Sign learning, Latent learning。Polanyi 認為他們是人類發明（invention）、觀察（observation）、詮釋（interpretation）三種能力的原始型態。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69-77.

這個字的外型。我們必須知道，只有說者或聽者可能透過文字意指某些東西，字的本身是沒有意義的。日常生活中，不管是講話溝通或者是表達事情，我們都必須讓語言使用變成一種默會交流，我們才能有信心地說話表達。換言之，當我們面對一套自己不熟悉的語言系統，例如希臘文時，文字變成只是一些令人不知所以的記號而已，我們完全無法進入意義系統，理解其所表達的目的。

由上述看來，過去我們所認為的客觀、中立、普遍的標準知識，事實上在建構、使用、操作過程中，也必須仰賴個人的默會之知，Polanyi 為此提出了個人知識的信念，強調知識是一種信託，而非事實斷言，以下將針對這一點進一步闡述。

(二)個人與知識

《個人知識》一書，正如其名稱一樣，所希望突顯的是主客為一的概念。其主要理念是所有的知識都含有個人的信念、默會成分，因為人對知識的熱情，才是啟動科學研究的根源。只是如此一來，我們心中難免產生這樣的疑惑——過度強調知識的個人性，是否會掉入主觀主義（相對）的危機中，陷入「公說公有理、婆說婆有理」的窘境？

對此，Polanyi 提出解釋，他說，個人的知識並不是指知識是主觀的（subjective）。個人知識的根本是懷抱責任感，追求一種普遍性意圖。換言之，個人想追求的不是主觀的單人需求滿足而已，還希望能夠貼近真實，透過較簡潔的符號，建構理論化，展現秩序，並能說服他人接受這樣的知識模式。他以「寄託」（commitment）一詞，來做為打破主客二分的關鍵。

接受「寄託」（commitment）一詞來做為我們相信某事為真的一聯繫，其實就是要放棄去找尋真理的唯一標準與到達真理的嚴格程序。¹⁰

¹⁰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311.

個人投入熱情，為了自我信念而努力，希望自己能建構更貼近真實的知識。雖然這些努力最後可能會因為結果的錯誤或不完善，而付諸流水，然而，卻仍全心一意地將自己投入其中。

知識是一種信託，要告訴我們的是，人類知識不會脫離「人」的因素而獨立存在，換言之，知識是透過人類思維的「表現」，也須要心靈的會通才能讓其通行、運作。知識交流的過程中，人的心靈受到影響而轉變，這就好像我們精讀一本書後，受到其影響，而感受到的自我轉變，這種轉變是不可逆的。而知識也必須透過這樣的行動，才能真正達到做為「知識」的功用。因而，我們可以說，這裡的知識觀是一種知識行動，「致知是一種對已知事物的行動理解，它是一種要求技巧的行動。」¹¹

這裡，我們看到了聯結。上述所區分的二種知識——明確知識與默會知識交會作用著。我們在默會運作中，理解明確知識的意義，在理解的過程中，又創造了某種明確與默會知識的變異。技巧須要透過練習，來使其更加熟練，然而，每一段練習的經驗，都將練習者帶向另外一個境地¹²。

這種透過信託哲學所建立的知識，希望表達的並不是一種穩固、不變的真理觀，而是一種更符應真實、更開放，願意接受改變的知識觀點。

(三)可逆與不可逆

從以上敘述，我們認識到了個人和知識的不可分關係——所謂「知識」總必須映靠在人們的「信」之中，才有力量。這就像是支票一樣，需要簽名，才有效力。所有建構在文字、語言或經驗交流裡的「知」，正是經由人與人之間的理解互通，才得到流傳的力量。因此，在探究知識本質的同

¹¹ 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preface, vii。原文為，I regard knowing as an active comprehensive of the things known, an action that require skill.

¹² 這種說法令人不禁想到運動技術訓練也是如此。要成為頂尖運動員，除了天賦之外，持續不斷的練習，才是使技術進步的關鍵。

時，人的存在問題，成為不可忽略的重要部分。

一個人，以其身體存在為根本（換言之，身體不存在的不能稱之為人）。表面上看來，我們的身體可以用解剖學的角度區分為許多器官、部位，但 Polanyi 提醒我們，「把活生生的人看作是無知覺的，這在經驗上是錯的；不過把人視為是有思想的機器人那也是沒有意義的。因為我們只有藉由聆聽他人，才能知道他們的思想……」¹³而「思想行進有一大部分是一種不可逆的理解過程，它並不依循著特殊化的規則。」¹⁴換句話說，我們面對知識的過程裡，並不僅是在拆解文字、找尋意義而已，更重要的，是要讓自己進入理解的過程——透過自己投身於探索歷程，完成一種對話，存在於生命之間的溝通、交流。

這裡要表達的主要觀念是，在看似穩定的知識結構中，具有「變動性」。人不像無生物或物品那般有著內在的固定性。從做為生物、有機體的角度來看，人體在環境中也會自動地適應變化，例如，一些長年處於寒冷環境的歐洲人，他們即使在攝氏 3 度的天氣，仍可以穿著短袖衣物，但處於熱帶氣候的人則不行，因此看似固定的外在結構（如身體的骨骼、軀幹、血液、神經系統），其實蘊藏著許多的「變化性」，它具有潛能可以發展出生活、生命的自然知識、不須語言；另外，從做為思想人的角度來看，思想傳遞的理解過程，不只是我有意識、主動地去拆解什麼，而是人「活」於理解活動中，意即在自身參與的過程中，人也在不知不覺、不可控制地被改變。因此，在了解事物的同時，我們也在了解自己、了解他人。知識一方面是可以獨立於我之外，可以操作、透過技巧完成的「事物」，我的意圖（未形式化）可以轉換為理解模式（形式化系統，如文字），得到散播、交流與變異的機會；另一方面，真正的理解是要與知識化而為一，從知識探訪中，得到自我的轉變與共鳴。

¹³ 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339.

¹⁴ 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333.

人轉變的過程是不可逆的 (irreversible)；而其達成的表現則是可逆的 (reversible)。換言之，生命是歷程，已經理解的我，無法再回復到那個原初不懂的我（頂多只能假裝不懂）；埋首於研究的學者，在過程中思想早已受到影響、改變，不會回復到那個不知所以的研究者，如何還能自許公正客觀（頂多只能假裝客觀）。不過被改變的我可以透過語言，展現改變的成果，在規格化的文字中，尋求表達，而這些表達，可以得到某種「再生」，成為別人探究的線索（起源），就好像 Polanyi 這本《個人知識》，可以讓我們一再翻讀，也做為我論述本篇文章的起源。

所以，格式化、規格化的知識體系總牽繫著「人性」——同時具備自然生物者與文化思想體的人類，並不是以獨立超然、外在於知識的態度與生存方式而「存在」，而是以層層關係、網絡而構建生命。人的生命整體是混沌的，只有部分才能捕捉、留存在記憶、歷史中，留作憑弔、成為傳承、或者作為思想的引信，打破時間阻隔，捕捉永恆，成為他人（或自己）思想再詮釋的力量。

以上論述是我與 Polanyi「對話」後的結果呈現，過程中許多雜亂的思緒，都因著必須維持文字「秩序」，而讓它繼續留在暗處。也許是龐大的「背後靈」¹⁵在作祟，總覺得科學研究在 Polanyi 最後的敘述中，更像是「遊戲」。不過，為了維護文章的節奏性，暫不追溯。讓自己繼續留在知識探究的議題裡，走入運動世界。

三、運動知識的本質探究

長期以來，我們總希望可以尋求一種理想的知識模式，讓不確定的運動技術或結果可以得到更有效、更有把握的控制。於是，我們依循著自然

¹⁵ 主要是指我的個人信念、過去所學、所好。

科學的研究模式，企圖解開運動場上有關技術、人體狀況等奧秘，建構合於「客觀」標準的知識。一方面這樣的研究方向、書寫方式容易在整個現代社會環境中，取得外界認同；一方面也讓知識與研究得到不必受限於身體經驗的機會，可以證明身體運動中有些知識是可以被檢驗、重複、證明的。於是我們允許將知識研究與實地運動經驗相分離，以此來解釋運動知識研究的合乎科學性。

然而，這樣的知識觀點，有時卻反而遠離其原初追求的真理（true）目標，講求「機械性」、「去人化」，並無法讓我們靠近「充滿生命力」的運動現場。畢竟球必須在那一來一往間才會顯得精采，運動中任何可以感動人心、令人心情振奮的部分，不會是條理分明的研究成果，而是現場實景、不可知的比賽結果、全力以赴的比賽過程……。這裡運動知識的有效性，並非靠理性思維驗證得知，而是在參與、激情、全心投入、不可自己等的情懷中感受、體會而心領神會。

從這樣的認識出發，本節中擬透過運動知識本質的探究，重新釐清運動的特性與研究定位，這並不只是一種理論的探索之徑，也是研究者對身處之境的一種自我提問與回答，一方面希望由「研究」的角度出發，在論述認識中反省運動知識的根本特性與運動研究立場與價值；一方面也期待能從「存在」立場發聲，說明自身對運動研究的體悟與關懷。

（一）不可分析的實踐知識

首先，「運動」一詞至今在文化中仍會讓人聯想到以身體展現的技術。不管是透過制度化的運動競賽，或者是以娛樂身心為主要目的之休閒運動，技術學習始終是入門者踏進門檻的第一步。而這種經由身體展演所學習的知識，並不同於一般透過書本文字（語言系統下）所建構的知識。因為它是不可分析的，或者更正確地說，分析並不足以進入或完成它的內涵。以騎自行車的例子來說，不管將技術分析地再透徹，要學會腳踏車，

必須親自去嘗試，這種「知識」並無法透過語言建構完成。即便我們可以以分析方式建構一套文字敘述，來表達這項技術要領，然而這要領卻僅有那些懂得如何騎車的人才能真正理解，這些身體經驗從根本來看，正是默會知識¹⁶。

再者，如果我們試圖去分析某一項技術，會發現只能給出通則的描述，而無法呈現身體技能操作的「質地」¹⁷。舉例來說，不同選手所完成的「過肩摔」¹⁸表面上看起來是相似的，但實際上卻有著極為不同的關鍵點。動作並不是一種演練而已，它是包含了出手的時機點，感應與對方的互動位置、速度、判斷等因素的綜合整體。而這都必須仰賴長期的各種情境模擬、訓練才能建構其基礎。

不斷地經由練習、鍛鍊、排演，運動技術的過程，培養出某種特有的、情境式的默會知識，偵察、感知、判斷都無法複製，只能仰賴經驗中的某種「共同感」，智識上的分析並無法說明這種整體身體感。

另外，運動者對於運動的喜愛與投入程度也是不可分析的。為什麼對這項運動情有獨鍾，為什麼堅持其中……，在追求運動知識的過程中，我們無法憑藉分析的方式找到熱情的答案。

從以上敘述中我們發現，不管從身體經驗、學習整體與情感的角度來看，分析並無法明確深入運動知識的內涵。但一旦這樣的推論屬實的話，是否意謂著運動研究存在是不可能的？因為不管是實證性研究或者論述性研究從本質上來看，都是一種分析。或者，運動知識還存在另一層面是可以被分析或討論的。我們必須針對這一點稍加討論。

(二)可以分析的知識內涵

許多人在學習運動技術時，並不是只有單靠埋首苦練的身體經驗而

¹⁶ 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49-50.

¹⁷ 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50-51.

¹⁸ 柔道運動的一項技術名稱。

已，有時他們也參考書籍、錄影帶或者向他人請教；運動教練也是如此，技術學習手冊、實戰分析、技術分析、經驗分享等各種資訊來源，皆成為安排訓練課程的某種參考依據¹⁹。從這一點來看，我們也許應該相信，把某種實踐經驗裡的所得，轉化為語言文字，使其成為歷史傳承物，為運動經驗找到某種得以延續的力量，它善用了語言的優勢。語言分析的確開創了某個想像的窗口，使得許多學習經驗不再只封閉在個人知識系統中，而啟動了更多互動、流通甚至變化的可能性²⁰。

為此，我們也許可以這麼說，因為運動實踐經驗是一種默會知識，它只能透過展演，實際經歷的過程，才能完成學習，這部分是無法經由文字語言成就的；而經由描述、分析或建構的知識卻是不同的層次，透過語言文字等表達系統，把運動展現知識轉化為明確知識。

運動領域中，這種透過語言文字分析建構的明確知識具有二大趨向，一種是以依賴學科理論為範本的「程式知識」，例如，以現有生物力學分析的研究模式，進行運動生物力學研究；另一種則以實際運動現場的動作表現為探究核心，從實踐經驗中逐漸建構各種「know-how」的技藝敘述，例如，要訓練一位羽球選手的殺球技術可以經由什麼步驟實踐歷程，如何診察動作缺點或者是觀察選手的特性等從經驗萃取的「實踐知識」。以現有的研究氛圍來看，第一種的「程式知識」趨向似乎得到較普遍的勝利，²¹因為較容易符合自然科學規格化的標準要求，而成為運動領域研究的主流立場，然而，這些程式知識缺少實踐經驗的支撐，容易成為依附在主流學科價值的研究分支。所以，如果我們希望建構一種運動領域不可被取代

¹⁹ 請見劉一民、周育萍，〈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台北，2008.3）：7-57。

²⁰ 因為語言必須轉化為圖像、再轉化為行動……同時又可以匯集不同的語言思路，而發展獨到的變化思考。所以，因為透過語言反而有更多的變化性。

²¹ 現在的研究領域被劃割為不同範疇——運動生理學、運動生物力學、運動心理學、運動教育學、運動管理學、運動史學、運動哲學……，似乎就是依循這種程式知識的思維模式而設定。

的研究文化核心價值，運動實踐知識就值得我們多予以關注、開發及發展。我們必須把整個領域視為一個團隊，不管從任何研究角度切入，都以朝向實踐問題、貼近實踐立場來出發。把運動現場的問題視為研究核心，儘管它有太多「變數」，但研究的意義，就在於展現、發現實踐問題，從各種角度去試圖探索或呈顯問題的可能答案，建構可以使用的資料庫，使得實踐經驗智慧傳承可以更普遍。

另一方面，身為研究者的我們必須認識到，所有透過分析或語言建構而成的世界，存在著與體驗實踐間的一種根本差異。把各種經驗化諸文字或使其理論／論述化的最終目的，是希望得到某種知識傳承或擴展的根基，而最終這些論述的力量是否真正達成，還是必須透過實踐體驗才能獲得肯定。所以，不管研究者要以何種領域的角度出發來研究實踐問題，都必須考慮到這一點，不能光以理論為判斷依據，而應該考量實際經驗現場問題，在探究時，深入研究場域，才能發展出更貼近真實現象的研究視域²²。

(三) 身體主體知識

當我們試圖以不可分析與可分析的方式來界定運動知識範疇時，似乎已可約莫認識到，運動實踐與運動研究的知識在本質上的關係與差異，然而這種差異卻不只是運動領域的單一現象，許多領域²³也同樣存在著這種技巧實踐的默會知識與明確論述之間某種交疊而又互異的界線。為此，疑問不禁再度叩門，究竟在運動領域裡，我們因著特定的情境，產生何種特

²² 現有環境氛圍裡，各門研究領域蓬勃發展，表面上看來，似乎展現了知識發展多采多姿、精采非凡，但我們也許該捫心自問，這些知識要表明什麼，是以符合這個科學時代的「程式知識」為目的，或者是以貼近、傳承、建構、符應「真」知識的立場出發？我們究竟是朝向發展、建構、整合我們自身領域文化為研究核心價值，或者是以跟隨權勢主流價值為研究目標？

²³ Polanyi 曾指出醫學系、化學系、生物系的學生都必須花許多時間在實習課上面，這就顯示了技術知識有很大部分須要透過專家傳承給新手……，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54-55.

殊的知呢？我們必須再度由身體展現這一部分著手。

顯然的，身體展現並不只是一種「運動」專屬的現象，事實上，現身是做為「人」存在的根本條件。我們無時無刻都仰賴著身體，但卻常不自覺，所有習以為常的事物，必須等到遭遇某種不尋常情境時，才會成為醒悟焦點。在日常生活中，身體可以簡單地呼應所需，例如走路，我們並不需要（可能也不會）特別喚醒意識，所有活動成為自然而然的一部分，只有在失去這種固定的秩序時，例如生病，才能領悟身體不可掌控的那一層面。從這點來看，運動場上提供我們一個觀測身體主體的良好位置。因為在「非病」的狀態下，運動的身體常常翻轉日常生活的邏輯位置，成為主體，²⁴超乎思想控制之外。想移位救球，身體卻到不了位；想把球打到底線，卻出了界；想猛力一擊，球卻掛網……等種種「意外」狀況，成為運動現象常態。運動者不斷透過訓練，學習各種運動技術，也推延身體的可能性，但身體卻並不總是「聽話」。運動中，原本在日常生活中，可能被忽略、躲藏、掩飾的身體，此時必須走向前線，成為生存焦點。於是，拉扯在「訓練有術」與「脫序演出」之間，運動者必須在過程中，尋求一種動態平衡，在挫折裡找尋希望、肯定自身。

雖然說身體主體知識是運動領域的主要特性，但這並不表示運動只是一種身體活動。活動進行中，運動者並不是以身心分裂的方式存在現場、過程裡，而是以生命樣態存在。因而我們必須認識到，那些表面上看來只是某種身體技術「執行誤差」的行為，往往也可能根源於許多複雜的內在情緒問題；而那些看來驚為天人的靈巧動作展現，絕不僅是肌肉、神經的協調作用而已。運動者的知識試煉不該只劃限在身體展現或技術表現的層面，而需要以「存在」角度進一步探索。

²⁴ 請參考劉一民，〈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凝視生命的深度〉，《運動書寫》（台北，2006）：1-19。

(四)運動——知識——存有

生命是一趟「不可逆」的旅程，啟程後只能向前走，沒有回頭的機會；一場比賽時間終了後，它就結束了，徹底地結束，沒有可以再重來的機會，我們只能期待下一場比賽的來臨。我們可以為下一場比賽做準備，但準備再多，也許可以提高獲勝的機會，卻怎樣也無法確定可以達成什麼結果。對結果的猜測是多餘的，但我們永遠在猜。

運動對某些人來說，是一種休閒；對有些人而言，則是生命的寄託所在。因著對運動投入的深度，我們有了不同的詮釋角度。以 Polanyi 對生命可逆與不可逆的關係解釋來看，這些經驗的歷程，真正影響的並不只是外在的技術操作而已（例如，運動員比其他人具有較好的運動技巧），還有整個結構變動的歷程。我們所經歷的經驗點滴，都化作是「我」的一部分，「所有活過的經驗都變成理解本身」。²⁵

當我們在玩的時候，也同樣是在未知狀態。雖然我們知道自己在玩什麼遊戲，可是我們卻不能預測會玩出什麼東西。當遊戲結束，大夥就散了，事情就過去了，我們活著的時候已經過去……，我們並不活在遊戲的記憶裡，而是活在下次見面時候。²⁶

下次再見面的時候，也就是回憶、思考的時候。我們任何的「所知」，都是後來再詮釋的結果。生命存在的當時是無從解釋的，「世界其實是由語言給了秩序」²⁷。在給出語言之前，我們以混沌而存在。一切就這麼靜靜地、默會地運行著。往往開始走進思考，是在生命旅程中，碰到「阻礙」時。

運動場上，因為其「身體存在感」的強烈，使得運動員更容易碰觸到

²⁵ 請見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113。

²⁶ 請見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140。

²⁷ 請見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41。

這種無法以語言包裝的生命底層。劉一民在〈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凝視生命的深度〉一文中，描述運動員對生命的深刻體驗。他說：

……球員走在掙扎不斷、掌握不易的網球身體，經常會進入生命深層的存在結構，面對存在焦慮、存在孤獨、象徵性死亡及無意義等存在困境的考驗。²⁸

表面上看來，運動是身體的展現，實際上它是運動員生命的歷程，一種生命的寄託。生命無法區分成身與心，人就是一個完整的人，一個活在歷史裡的人、一個活在經驗裡的人。

因此，研究運動現象，我們不應該只是停在表面的機體研究而已。身體固然是運動場上看得見的展現，但運動員的訓練與歷程關乎的不只是身體而已，還有心靈的磨練。運動生理學、生物力學或其它自然科學領域，固然可以以實驗方式，拆解身體、技術的許多組合因素，但這些都無法解釋運動生命的整體與其變動性。另外，運動員訓練上，不是只留意他們在場上的表現，還必須包含生活上的關注，因為人無法分裂，所有生命的一切都息息相關。

生命的存在不須要語言，「為其本身而活的生命，等同於一種藝術經驗。」²⁹但透過語言化詮釋，卻給出一個與他人交流的機會。把默會所知化為明確知識時，是為終將腐爛、分解的肉身找尋一個印記與寄託。雖然，語言終究可能只是語言，但它卻將我們的存在拋出個人之外，進入社會、群體、我與他人之間的公開領土中，給了再詮釋的可能。

如此看待人與運動、人與他人之間的關係，講求的是一種藝術體驗。藝術經驗的理解是會通，不是分析，是情感交流、是感動，而非解釋。

把生命寄託在運動或研究上的人，正如 Bernard Suits 所說的，是正在

²⁸ 請見劉一民，〈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凝視生命的深度〉，《運動書寫》，12。

²⁹ 請見 Michael Polanyi,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345。原文為“Life lived for itself is equated here logically with artistic experience.”

玩比賽的遊戲人³⁰。遊戲者不能分心，他全心全意進入比賽中，他進入遊戲，只因為他想遊戲，他天生就是這樣的人。

四、結語

運動世界，這個充滿活力、生氣的天地，在「理型知識」的要求下，運動研究變得刻板、僵化，彷彿知識就該經過嚴格控管，像各式各樣規格化的產品那樣，有統一的包裝、數量與印刷，研究也變得機械化。運動人的經驗、創意被定位為私人反省，無法蓋記通過檢驗標準的合格標章。

經由 Polanyi 對知識的另一種詮釋——知識是個人的、信託的，讓我們有了跳出傳統知識思維的外展力量。藉著拉住他所放下的繩索，我企圖讓自己得到更好的詮釋空間。

事實上，這也是一條自我追尋的路。因為在個人的運動員時代，曾經存在過這樣的疑惑——為什麼，講得像真的之自然科學研究，在實際生存應用時，感覺卻如此虛假、不切實際？轉入研究所就讀後，在詮釋經驗中又發現自己並無法在知識追求中全身而退，³¹知識似乎永遠不可能外在於自己，只有仔細傾聽內在心靈聲音，全然投身、融入其中，在實踐經驗過程中，知識才能真正發揮作用，得到某種向前推進的力量。

知識探究給了我們「變換」自己的機會，探究的過程就像是去運動練習、比賽一樣，球技會在不斷練習中精進，我們或許無法說清楚自己如何在過程中被改變，但就是「知道」變得不一樣；我們也許不是真的要抓住些什麼，有時只是盡情享受這樣全心投入的過程，但過程中我們認識了別

³⁰ 請見 Bernard Suits, *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and Utopia*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78).

³¹ 那個體會首先是發生在博一唸 *The Grasshopper* 一書的時候，見周育萍，〈一段個人的閱讀故事——比賽與人生〉，《運動書寫》，285-301。

人，也認識了自己。

引用文獻

余德慧，《詮釋現象心理學》，台北：心靈工坊文化，2001。

周育萍，〈一段個人的閱讀故事——比賽與人生〉，《運動書寫》（台北，2006）：285-301。

劉一民，〈運動員的身體書寫世界——凝視生命的深度〉，《運動書寫》（台北，2006）：1-19。

劉一民、周育萍，〈運動教練實踐經驗的知識探索——窺見一位網球教練的知識世界〉，《運動文化研究》，4（台北，2008.3）：7-57。

Polanyi, Michael, *The Study of Man*,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59.

Polanyi, Michael, *Personal Knowledge: Toward a Post-Critical Philosoph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62.

Suits, Bernard, *The Grasshopper: Games, Life, and Utopia*, Boston: David R. Godine, 1978.